

# 烽火、友人

張洋培

——談海明威的中國行

## 前言

第四十二期（書目書評）登載了應鳳凰先生蒐集的「海明威著作中文書目」一文、應先生的資料相當完備，文末還附載未譯成中文的著作名稱。可惜，這一欄中漏列了“By-line: Ernest Hemingway”一書。海明威的作品，很少提及我國情形，漏列的這本書中，却有數篇有關當年我國對日抗戰的新聞報導，是抗戰之際，他在美國報紙發表的。筆者剛巧讀過這幾篇文章，為謀共同研究，互通有無，筆者特為此文，祈請儒雅君子不吝指正。

## 一、背景

民國二十六年，公元一九三七年，日本林銑內閣總辭，近衛文磨拜相，新相一改前相和平姿勢，厲行「大陸政策」，積極侵華。同年七月七日，在華日軍向宋哲元所部二十九軍挑釁，日軍藉口一名軍人失蹤，要入宛平縣搜查。宛平駐軍未允，衝突橫出；日軍的砲火頓時照明了蘆溝橋上久受風蝕的石獅，而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區的序幕。

七月十七日，蔣委員長發佈蘆山宣言，聲言抗戰。八月十三日，日軍攻我淞滬，戰火引向南方。戰爭的號角聲，傳遍全世界，從中國到老邁的歐洲，到年青的美國。九月十三日，我國向國聯（League of Nations）申訴；九月十五日，美國總統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嚴斥日本侵略行為。十一月二十日，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，一場持久戰、消耗戰於焉展開。戰爭初期，我軍屢敗屢戰，戰志激昂；日軍沿津浦路、平漢路直下，鮮有挫折，但終未實現三月降華的夢想。戰爭打到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時，日軍已到進不得，退不顧的地步。

反觀世局，此時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爆發。早在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九月一日，德軍便攻入波蘭；此前，德、義、日結成三國軸心。九月三日，英法對德宣戰。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六月，法國淪陷，歐洲幾乎全部入德義掌握，唯留英倫三島孤懸海上。是年七月二十日，羅斯福簽署建立兩洋海軍。八月十七日，德軍宣布封鎖英倫，九月二日，英美訂立防禦協定，看情形，美軍就要踏入歐陸戰場。

在東方戰場，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時，雖仍維持中日交鋒之局，但英美對日宣戰之勢已不可避免。日美貿易之糾紛以及外交衝突，已漸鉤劃出戰爭的雛型。珍珠港的命運，也早在日本御前會議的燈火下，給命定了，只要「虎、虎、虎」之聲一起，戰火便將燃起來。

因此，一九四一年元月，當海明威（以下簡稱海氏）啓程赴中國時，他不是為獵獅或釣魚的閒情雅興，他是為採訪中日戰爭之進展情形，是為了解蘇日條約（Russo-Japanese Pact）之影響力，而其最要者，則在於了解美國在東方的地位；同時藉機看看日本戰情，看看美國有否對日本宣戰之必要。他在我國

察訪了數個月之後，於五月份離開我國，六月初回到美國本土。

## 二、海明威與戰爭

一般人都知道，海氏係美國大文豪，一生著作等身，但恐怕鮮有人知曉他亦是戰爭專家；而知道他會親訪中國者，恐怕又更少。因此，容筆者在此先行介紹海氏之作戰生涯，以及他的戰鬪文藝。

海氏生於公元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，係美國伊利諾州人，少年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曾屢次尋求進身軍旅之門，然而，皆以眼傷與體格不合等因素，未被軍方採納。公元一九一七年，他入「坎薩斯城明星報」(Kansas City Star)任記者，後蒙紅十字會選用為戰地救護車駕駛，官拜榮譽少尉，遂投身軍旅。一九一八年七月八日，他在義大利戰場受傷，為此膝蓋開刀十二次，傷癒後加入「六利步兵，直至休戰為止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啓發他寫作「戰地春夢」(A Farewell to Arms)的靈感。戰後，海氏以寫作揚名歐美，但他的興趣不只寫作，是故當一九三六年七

月十八日，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後，海氏乃參加政府軍與法蘭哥將軍(General Franco)所領導的叛軍作戰，此一經歷又引導他寫出「戰地鐘聲」(For Whom the Bell Tolls)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，海氏曾以戰地記者身份走訪世界各地戰場。一九四一年，他親訪中國重慶；一九四二年起，他在古巴沿海，以漁船與德軍潛艇周旋兩年，一九四四年至英國參加空軍作戰行列。諾曼地登陸後，海氏參與攻法之戰。留法期間，他因車禍頭部受傷而縫了五十七針，傷未癒即加入美軍第一軍第四師作戰。他作戰時的勇猛精神，素為戰友所激賞。而他對武器之熟悉，對戰術之精研，對巡警之體驗，對戰地政務及軍事工業之關心，亦頻頻贏得時人的稱譽。有人傳言海氏曾以廿年工夫潛研軍事，若以他半生的軍旅事蹟看來，此言恐怕不假。一言以蔽之，他是廿世紀的美國「武士」，他赤膽忠誠，為真理而戰，他向他所唾棄的政權抗議；他以武力行動推展抱負，以文藝活動表明理想與憤怒，他是「失落一代」(the lost generation)的發言人，也是馳騁疆場的勇猛戰士。

這樣一位武士，當然有他自己的戰爭觀，這個戰

爭觀，可由其行為中窺見，也可由他的文藝作品中略見端倪。基本上，他贊成和平，但是他不怕戰爭；他不是好戰，而是不厭戰，因此他到處爭戰。他所反對的是不合理、無正義的戰爭。在戰地記者的生涯中，他報導戰爭的殘酷，也報導戰爭的榮耀與卑鄙，他固以一己之見為報導依據，但因他長年潛心軍事，所以他的報導要比別人精確，有見地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的刺激很大，他痛恨那場似是而非的人類浩劫。他久久不能忘却它，它能在戰時摧毀一個有為年青人的闊志與理想，也能在戰後延續其禍害。於是「戰地春夢」裏的主角亨利先由美國志願軍轉成逃兵，最後還逃往和平的樂園瑞士。他所以開小差，是為逃避義大利軍官無理的軍事審判；他不是害怕上戰場，因為他曾在戰場上英勇地作過戰。他不怕犧牲，他所怕的是「無謂地遺棄生命」，他想討個公道，但是海氏不讓亨利有個好結局。海氏讓亨利的護士女友難產致死。海氏似乎要告訴世人說：人生的爭奪本係徒然，贏家輸家都無所得。而此前海氏的另一名作「太陽依舊上昇」則讓戰場歸來的英雄巴恩斯(J. Barnes)變成陽萎。巴恩斯是被第一次世

界大戰給閹割了，他戰後的日子一無所得，他失落、空虛，與一羣在法的美國人浪跡歐洲，他不能愛，只能莫名其妙地胡來，他成了戰後的行屍走肉，他代表著「失落一代」的落寞、空寂，日日與聲色犬馬為伍。上面三部小說，或許不全屬第一次大戰的反響，二十年代美國的內政（由威爾遜的國際主義到哈定的閉關）或許也給海氏莫大的影響，所以海氏筆下的亨利會由國際主義的志願軍，轉成退縮的美國逃兵，但是三部小說至少反應了戰後的美國心態，也說出了美國人當時的戰爭觀。

一九三七年是海氏的一個轉變年，依楊菲力(Philip Young)之見：「一九三七年，海氏再度接受他二十年前拋棄的社會，又回到另一個戰爭」，這個戰爭是西班牙內戰。此前，他出版了「有與無」(*To Have and Have Not*)，在這個小說中，他讓主角摩根體會出單獨行動的苦痛。摩根在臨死前終於察覺，跑單幫是絕無希望的。為了不跑單幫，於是海氏參加西班牙政府軍，他讓「戰地鐘聲」的主角喬登扮演一個支持政府軍的美國志願軍。這一回，這個志願軍不再是窩囊的逃兵，他在飽嘗戰地的辛酸後，

終於以身殉職，達成任務。「他的死法說服了許多讀者——人生是值得活的，此一目標是值得爲它死的。」但是海氏並未一味原諒此一戰爭，他對西班牙內戰略有微詞。在「蝴蝶與坦克」一文中，他責怪西班牙公安人員胡亂殺害無辜的和平使者。事實上，這場戰爭依舊隱伏了人類的劣根性。就在「戰地鐘聲」出版的次年元月，海氏飛往香港。我們的文藝鬪士，不再有失落一代的孤寂，他已是鬪志激昂，他要來看看中日之戰是否不可免，他要知道美國是否需要與日本一戰。

### 三、海明威的中國行

一九四一年（民國三十年）春天，海明威伉儷首途奔來我國，入我國大門之前，他們先在香港停留一個月。此前，他們二人均未到過東方。他們在香港停留的目的，是想從外圍先看看中國。此時，香港尚未淪入日本人之手，各方豪傑聚集，龍蛇雜居，有正派人物，有共產黨徒，有美國人，有日本人，也有英國人。依海氏之見，此地便於多面觀察，既可觀察國民政府的戰時行政，也可看看共產黨的醜態，同時也能

聽聽日本人的吹噓。海氏認爲此時香港已瀰漫戰爭氣氛，入夜後流鶯亂飛，而上海等地逃來的無恥富豪，也在風雨前夕百般享福。至於香港人本身，因習於緊張情勢，不僅無視戰爭之來臨，反倒怡然自得。海氏認爲，當時香港尚無危險之虞，所當注意的是食物供給與廢物處理。一旦發生戰爭，食物問題可變成敵人最尖銳的武器，敵人若能切斷食物供給線，則香港人只好豎起白旗。廢物問題則在於處理不良，香港無良好排水系統，抽水馬桶亦不普及；糞便通常是由苦力集中後賣予農人當肥料，但近來却有趁黑夜在街道傾倒糞便的事件發生，結果弄得全城臭氣冲天，傳染病乃跟著散播開來。若能善予處理上面二事，香港或可儉安片刻。

在香港停留一個月後，海氏搭機飛越日本佔領區，到達國軍第七戰區。第七戰區由國軍精銳部隊駐防，海氏想藉此了解國軍編制，並察看作戰情形。於是 he 爬山涉水，或騎馬或徒步，訪遍前線，如此者一月。其中有十二天，全身濕漉，無乾衣服可換。後來 he 告訴美國 PM 新聞記者說，他所以不訪問陝北共軍，一則是因共軍宣傳過甚，且史諾（Edgar Snow）

及史密雷 (Agnes Smedley) 等人均已爲共軍胡亂渲染。再則，中央軍是中日戰爭的主力，却無外人得知，爲此，他要爲中央軍說公道話。附帶說明的是，他是第一個訪問第七戰區的外籍記者。離開前線後，他曾折往桂林，在石灰岩洞的山水裏徜徉了數日，再搭機飛往重慶。這下子他才真正看到中國。

他在重慶拜謁了蔣委員長，蔣夫人替他們翻譯，他查覺到委員長並非不懂英文，委員長頗熟於英文軍事名詞，此外，他還見了財政部長孔祥熙，以及教育部長、交通部長、國防部長等高級官員，他們相談甚歡。他對重慶的印象極佳，這個戰時首都未實行食物管制，因爲食物充足。重慶的戰時物質來源有三：其一，輕兵器及步槍子彈可由重慶附近工廠自製，產量足以自足；其二，游擊隊可運入不少戰備物資；其三，卡車等大型軍事物資亦可從香港經日本佔領區運入。日本畢竟也有日奸，只要適當的賄賂與警覺，任何物資皆可經由此路運入。一切情形似乎要比西班牙內戰時的境況好。重慶的問題，在於交通尚不十分方便，出入稍難。

海氏在重慶停留八天後飛往成都。他訪問了各軍

事學校，以便整體地了解中國軍隊。他參觀了中央軍校以及飛行學校，同時看到國人造飛機的偉大場面。他發現軍校系統係承襲德國體制，教授多係留德歸來的專家。他稱呼成都的軍校爲「中國的西點軍校」(Chinese West Point)。

接著，他南行到滇涇公路，親身隨車自臘戍至瓦城，再換火車至仰光。他指出，滇涇公路除了設計完善外，保養亦好，路基橋樑隨壞隨修。他認爲，日本人很難破壞此一道路，因爲道路係盤旋於叢山峻嶺及幽谷飛澗之間，飛機難以進入。滇涇公路的空防，大致不成問題。問題在於司機的操守，他發現有賣汽油發國難財的不屑行爲，也有拋棄貨物載運行人的情事；而且對於貨物進出之檢查及沿路之警戒皆不甚完備。不過，海氏也說，蔣委員長已注意到這些缺點，並着人改進。最大的問題是進貨速度太慢，後者是因緬甸人太懶散，若能由英國人幫忙，則或可稍改困境。

海氏夫婦在仰光休息了一個禮拜，再經臘戍飛往昆明轉香港。夫婦在香港分手，海明威夫人先赴巴達維亞（今之雅加達），海氏則逕往馬尼拉，二人在

馬尼拉會合後，同返美國，時於民國三十年六月下旬。同美後，海氏向美國 *PM* 報紙編輯殷格索（*R. Ingersoll*）表示，看樣子美國與日本間的戰爭，只是時間的問題了。不過，假如英國不敗，且能在太平洋維持強大海軍的話，那麼美國或許不必與日人一戰。但是局勢詭譎，誰也不能逆料。海明威的假設却倒應驗了。英國未在太平洋留置強大海軍，所以尼米茲將軍（*General Nimitz*）還是與山本五十六碰了頭。海氏真是看準了遠東戰局。

#### 四、海氏對遠東局勢的看法

當海氏到達中國時，中日之間已作戰四年。四年來，日本人幾乎佔領了中國東部大部份平原，但西部丘陵台地及高原則完全在中央軍控制之下。然則，日人並非佔盡所有東部平原地區，日人只控制了都市及交通線，鄉間及山區則為游擊隊勢力範圍。當時全日本共有五十二個師團，其中三十七個師團用於和我軍交鋒，九個師團駐防東北及朝鮮（今之韓國），所剩下的六個師團分置於日本本土、臺灣、海南島、河內以及法屬中南半島。後邊六個師團尚可自由調遣，其

他部隊則全被箝制住了。就此一情勢而言，海氏深信我國大有可為，至少已立不敗之地。

二十世紀的戰爭絕少是單純的，國際局勢常左右戰爭之發展。依海氏之見，遠東局勢頗利我軍。雖則，海氏來華前夕，日蘇之間訂立了蘇日中立友好條約，外表看來，一切似乎對日本有利；但實際上，日蘇之間各懷鬼胎，日本並未因此撤除駐防東北之精銳部隊——關東軍。而蘇俄駐華大使潘尼錫金（*Panishkin*）且明白告訴孔祥熙，俄軍絕不撤離偽滿州國外圍。我國雖驚於日蘇兩國之狼狽為奸，但後來在蔣夫人給海明威的書信中，蔣夫人表示了無比的信心。蔣夫人指出：「委員長已垂示，日蘇條約絲毫不影響中國之任何決定，任何友邦或敵人均不能影響我們。必要時，我們可以單獨堅持到底，我們將繼續作戰，直到勝利為止。」從我們的堅強信心，以及日蘇之間的鉤心鬭角而言，當時的局勢還頗樂觀。日蘇之間狗咬狗的行為，適足增強我軍之戰力。

一九四一年時，遠東局勢的另兩個要角是英美兩國。兩國皆與日本維持貿易關係。英屬馬來亞（*British Malaya*）供給日本橡膠、汽油、原油以及

錫等物資。美國除由本國賣廢鐵予日本外，尙從菲律賓賣出礦砂。二國售予日本的都是戰爭物資。這些物資在南洋皆有豐富蘊藏。海氏指出，如今英美二國均未與日本交惡，但是將來可不然。設若將來英美當中有一國（或兩國一齊）斷絕對日貿易，並阻止殖民地將戰備物資售與日本，則日本很可能在情急之下攻擊英美。就戰爭之啓始而言，海氏認爲英美二國佔盡戰術機先，他們在經濟戰略上已勝了一半，他們隨時可誘敵入甕。海氏的這項預測果然不謬，一九四一年底，日美之間果因廢鐵問題觸發太平洋戰爭。另一個可能促成日本與英美交戰的因素是德國。德國一直慫恿日本與英美交戰，期以減輕西線的壓力且藉此引開大西洋的英國艦隊，以達到登陸英倫的宿願。

依戰略位置看來，將來英美日之間的戰場也必定是南洋。此一預測，固然可由日本進駐河內及中南半島，並積極準備南進等事宜上，見到端倪；但若以戰略物資的着眼點看，日本當然該打南洋。佔領南洋後，日本可不虞橡膠、石油、鐵砂等之來源。婆羅乃產油，菲律賓產鐵，馬來亞產橡膠，只要佔領上述三個地方，日本的問題可以一下子解決。不過南洋戰事，

恐怕不利日本。

海氏指出，一九四一年春夏二季之戰局對日本可能有兩點不利：其一，日本已無法和中國講和，中國的主和派相當低落，且不受重視。其二，既無法與中國講和，在中國戰場上的三十七個師團日軍，便無法自由運用。而美國有辦法讓這三十七個師團僵死在那裏；辦法簡單，只要美國稍稍援助中國即可。他又指出，日本如能在一九四〇年時出兵馬來亞，則南進或許不成問題，此因當時南洋毫無戰備可言。但是，如在一九四一年出兵的話，則已相當危險，此因日本本身的兵力已很單薄，而南洋已有所準備。假如再過兩年再出兵的話，那穩敗無疑，因爲到那時，美國已將阿拉斯加、中途島、威克島、及關島等基地之軍事設備構築完畢，而兩洋海軍力量業已建設完成。不幸，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底始進軍南洋，初期，雖賴山下奉文將軍的睿智與不懈努力，方克勉強獲勝；但後來果如海氏所料——敗北。

揆諸史實的演變，海氏果然是洞燭機先。

## 五、海氏對中國的看法

雖然中日之戰尚未了結，但是海氏洞燭機先的銳眼，早就看好國民政府一切措施。他表示，重慶的一切做法及情勢，絕對勝過西班牙內戰時的情形。那就是說，只勝不敗。

從領導階層而言，蔣委員長出身軍校，且身歷多年革命、剿匪之作戰經驗，以他來領導抗日當然最適合不過。而蔣委員長抗日的決心未曾稍移，是故，最高領導階層是絕對可以信賴的。再看高級軍事將領，海氏指出，中國將領有不少人係留學生，或受德國軍事訓練者，他們的應變與機智、學問與膽識，均足稱職；而在人格方面，亦相當友善、直爽而且幽默。

海氏因曾親赴前線觀察，是故，他對中國軍隊的瞭解最為精確。他指出中國部隊訓練精良，組織嚴密，防守力強。假如德國部隊是理想的典型時，那麼中國部隊與德國部隊相差無幾。讓海氏嘆為觀止的是，中國部隊的行軍速度快，食量少而且不怕死。可以說，所有優秀軍人該有的德行都有了。而軍紀嚴明，亦是國軍的特色之一。國軍行連坐法，規定衝鋒時不准

後退，後退必死。而偷竊、擾民、抗命等行為亦必以極刑對待。像這樣一個部隊，再配上新式武器，那不會如虎添翼。一般而言，當時的武器供應尚稱充足。重慶的兵工廠已能自行生產步槍，子彈、輕重機關槍和自動步槍。而每營國軍均配備有六門八一厘米迫擊砲。這些武器不是弄著玩的，海氏曾親見國軍的純熟操作技術。

海氏在參觀成都時，曾驚於國人以原始的工具修建新型飛機場的偉大場面，他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那裏挑土、填土、碾壓、鋪水泥等等。他們邊工作邊唱歌，既勤奮又愉快，而一項現代機器都需耗費時日的工程，竟由國人在短期內如期修建完畢。他為此驚歎不已，這更加深了他對中國的認識。

覽讀海氏的報導，不禁油然而生起敬佩之意。他的軍事慧眼確實洞穿了我國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。他回國後，為援華一事，疾聲呼籲。我們或許不能高估他對我國的貢獻，但至少我們能肯定，他是一個誠摯的外籍友人。